



世界经典名著

霍桑短篇小说选

(一)

〔美〕霍 桑 著
李 勇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一个绅士	1
一、掉换	1
二、黑吃黑	8
三、一本万利	12
母宁死	17
一、失踪	17
二、病女	26
三、退婚	33
试卷	39
虱	50
一、自首	50
二、两种理解	57
三、一个白虱	61
四、闷葫芦	70
五、第二个关键	74
六、惊人的揭露	78
七、会面	81
八、故事	87
犬吠声	93
一、吠声中的血案	93
二、皮鞋印	97
三、一封信	102
四、黑夜中的哑剧	106
五、剧情的说明	114
断指余波	119

一、不可思议	119
二、也是一枚断指	124
三、依样葫芦	128
第二张照片	134
一、秘密照片	134
二、翦翠亭后	142
三、意外主顾	149
四、谈判	160
五、再来一手	173

一个绅士

我在结婚以后，同佩芹作过一度环游东南名胜的新婚旅行，和霍桑隔离了好久。在这个当儿，霍桑虽单身独马，但他探案的任务仍继续不息，所以有许多案件，我都不曾亲身经历。这里所记的一篇就是他单独侦察的成绩之一。是他在事后告诉我的，故而记叙的体裁，也不能不变更一下子。

一、掉换

那位绅士模样的男子走到了远东旅社的转角，停了脚步，伸手在他的马褂袋中摸一摸，接着他的嘴唇微微地牵一牵，露出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原来他的马褂袋中藏着一粒精圆的珍珠，足有黄豆般大，但是因着年代的关系，珠中所含的水分渐渐地枯涸，光泽便也暗淡了些。这粒珠子的价值，若和同样大小而光彩鲜艳的比较，自然也相差很远。

绅士并不将珠取出来，整一整衣襟，重新举步，大踏步向远东旅社的大门里踱进去。他未进门时，他的锐利的眼光先向左右溜过一下，看见两三个汽车夫站在门外闲谈；进了门，他挺挺胸，就直接走到旁边的帐柜上去问话。

“有个从北平来的姓姜的，住在那一号？”

那柜上坐着一个脸形像猢猻的司事，年纪已近五十。



他停了笔，抬起头来，向问讯的来客上下打量，一时并不回答。来人像很心急，早又从他的袍子袋中摸出一张报来，随即用手指给那司事瞧。

“瞧，这是他登的广告，明明说住在你们旅馆里。”

司事凑近些，瞧那报纸，果然看见上面印着两行二号字的广告，上端是“珍珠廉让”四个头号黑体字的标题“，那广告道：”……现有大批精圆白光珍珠，从北平运沪，愿廉价出让，有意采办者请到远东旅社向姜耕芥接洽。”

司事点点头，忙堆着笑脸，说：“唉，你早说那位珠子捐客，我就告诉你了。是，有的，他住在二层楼七十一号。先生，你可是要——”

绅士接口道：“是，我来作成他的生意。对不起，你用不着派人领，我自己会上楼去寻。”他点一点头，大摇大摆地走向楼梯去。

他走到了楼梯转弯的停留处，又略略停步。那里有一面大镜。他故意在镜子面前站住。镜中照出一个身材高大而结实的中年人，头上戴着黑呢的软帽，身穿一件玄色团花的狐皮马褂，下面是深青色花毛葛的灰鼠皮袍。他的脸形是长方的，下颊很阔，上嘴唇上留着燕尾式的黑须。他的眼光本来很凶锐，这时却给一副墨晶眼镜罩住了，别的人就也不很注意。从他的打扮上估量，他固然像一个官僚式的绅士，但是他的举步的姿态有些儿牵强，至少也足以显示他这种装束平日是不习惯的。

他再度在他的团花马褂的袋口外面摸一摸，又向镜子里的自己看一看，才继续上楼。他到得楼上，看见一个矮胖而穿白色制服的侍者，便一壁拎着他的黑须，一壁高声



打着官话发问。

那个胖侍者早已深深地上海化，越是见那绅士模样的人的架子十足，就越不敢怠慢。

他鞠躬似地弯弯腰，很殷勤地答道：“哦，在这里。”

侍者不但用手指示，还讨好地走在前面引导，转了一个弯，进入一条甬道。

七十一号里的房客的听觉显然具有特殊的灵敏性。他好像一直警惕地在等候登门的来客，这时他听到了脚步声，不等到绅士走近，便早已开门出迎。那绅士点了一点头，昂然直入。胖侍者的殷勤到这里也暂时告一个段落。这是一间憩坐室而兼卧室的房间，面积相当宽大，里面布置也很精致，每天的租金大约非十五六元不可。室的正中有一只圆桌，围着三四只直背椅子，靠壁安着铜床，一口玻璃衣橱，一只镂刻的梳妆桌，近窗是一只丝绒垫的长椅，左面挂一方青色的呢幕，似乎另有一扇门。

那寓客请来人在圆桌旁坐定，忙赔笑招呼。

“先生，贵姓？要办些珠子？”

绅士斜着眼睛向他打了一个照面。这珠宝掮客身材瘦小，枯损的面颊显着黄蜡色，身穿一件淡灰色厚呢袍子，还是瘦怯怯地，好似有病样子。但他招待时的那副功架却足见得他在交接上是很老练的。

绅士反问道：“你就是登广告的姜耕苏？”

“是。”寓客赔笑地应着，又问一句。“先生，贵姓？”

绅士仍不答，点一点头，从马褂袋中摸出一张片子给他。姜耕苏接过一瞧，忽而失声惊喜，接着是两手拱一拱。

“唉，王厅长！失敬！失敬！难得光临！”主黄脸的



忙着开了圆桌上的一只烟罐，抽出一支纸烟敬客。那被称王厅长的显着不耐烦的样子，挥挥手，自从袍子袋中摸出皮盒，抽出一支雪茄。

他说：“别客套。我这里有雪茄。”

姜耕苏知趣地应道：“是，是。”

他连忙擦着了一支火柴递过去。王厅长毫不客气地点着了雪茄，吸了两口，便直接表示来意。

“我家三太太要扎一朵珠花，还缺少十三粒珠子。你挑几粒最大的出来瞧瞧。”

姜耕苏点头不迭地应道：“是，是，很好，很好。”他把头凑近些，减低些声浪。“王厅长，不瞒你说，我的珠子是京城里浪贝勒的东西，都是最最好的上品。你太大要扎珠花，那最配没有。昨天何太太来办了四十二粒去，崔行长的三小姐也买了五十粒，据说也都是扎珠花用的。”

绅士皱着眉头，道：“喂，别噜苏，你快拿出来。”他摸出一只金表来瞧一瞧。“呀！三点多了。我还有事呢。”

珠宝捐客连连答应着，便回身向那只铜床走去，从床的一端提出一只皮包，小心地打开来。这时候那绅士也有动作。当他把金表放进马褂的表袋里去时，顺手将下面的第三粒钮扣松开了，似乎预备取摸时便利些。姜耕苏取了三包珠子，回过来，放在圆桌上，先打开了一包。

绅士略略一瞥，便摇摇手：“不行，这个太小，不用瞧！快把大的给我瞧。别耽搁我的工夫。”

捐客应道：“好，好，大的在这里。”他将第二包打开来。

绅士接过了，取了四五粒，放在手掌中细瞧。



“王厅长，怎么样？合意吗？”

“唔，光色还不差，但是还太小一些。”

绅士说话时他的右手在他的马褂袋的外面摸一摸。姜耕苏的眼睛的活灵自然也不输他的听觉。姓王的这一种有意无意的举动已经被他瞧见。

他说：“更大的还有。王厅长，你可曾带样子来？”

这一问似乎使姓王的有些不好意思。他略一迟疑，便索性伸手到马褂袋里去，摸出了那粒藏着的珠子来。珠子没有装绒匣，也不用纸包，故而一摸就出。

他应道：“唔，不错，我有一粒样子在这里。你瞧，不是比这几粒大些吗？”

姜耕苏将珠子接在手里，瞧了一回，答道：“是，这一枚果真大一些，可是——可是——”

“什么？为什么吞吞吐吐？”绅士冷涩地问一句。

姜耕苏答道：“王厅长，别见气。我说这一粒可惜光色——光色——”

绅士吐出一口烟，接嘴道：“你不是说光彩差一些吗？……唔，是的。不过我看这一粒至少也还值五百元罢？”

姜耕苏急急赔笑道：“唉，那足值，足值！据我估量，七百五十块也不算贵……王厅长，请你瞧瞧这一包里的。”

他分明要展开第三个包，可是他的嘴里虽这样说，却并不就把第三包打开。他先将绅士瞧过的四粒珠子归还在第二包里；又数了一数，包好了另放一旁；才把第三包打开来。这一包里共有九粒，大小比黄豆更大，并且粒粒精圆，光彩耀眼。被称王厅长的绅士把手中的雪茄放在烟灰



盆里，顺手取起了两粒，运用他的敏锐的眼光，仔细地把玩着。他也不禁微微地点着头，显出一种欣赏赞美的神色。

姜耕苏道：“王厅长，这几粒你大概总合意了罢？”

绅士吐吸着雪茄，似乎瞧得出神，没有听得。

“王厅长，你看怎么样？”珠宝商又追一句。

绅士才点头道：“不错，这珠子的光泽果真很好，可惜比我的那粒又大了些。”他将自己的一粒放在一起，果然大小不同，光色的暗明更不消说相差很远。他又皱皱眉。

“把这几粒配上去，似乎又不相称。”

姜耕苏忙应道：“对，不但大小上差些，光彩也两样……王厅长，要是你喜欢另外扎一朵新珠花，照这样的我还有现货，扎一朵珠蝴蝶尽够。”

绅士似乎有些狐疑不决，缓缓地问道：“照这样大小，你要卖多少一粒？”

姜耕苏又楼近些，低声道：“王厅长，珠花既然是老人家自己办，我不妨留个交情，就算一千五百元一粒罢。说公道不公道？哦，假使别的人来，这价钱决不肯。”

绅士犹豫地答道：“唔，价钱的确便宜。不过我家三太太的脾气太坏，一不合意，就会发火。伊不但要同样大小，光色也要和原样差不多才好。”

姜耕苏皱一皱眉，似乎觉得他的兜揽没有效果，有些儿失望。

他道：“那可难办哩。我这里都是新光珠，实在没有——”

绅士接口道：“别多说。你姑且再拿几种出来拣拣。要是将就得过，略为差些也不妨。快些，别多耽搁。”



他挥挥手，似乎叫他再向床端的皮包里去取珠。他的掌心里的两粒仍不放下来。姜耕苏像要答辩，但被他催急了，又不敢开口；只得又回身向他的皮包所在走过去。

正在这时，王绅士重新将那只金表取出来，失声叫道：“哎哟！约会的时间已经到了！喂，我不能再耽搁哩！”他一壁说一壁将金表放好，同时将手掌中的两粒新光珠的一粒塞在他的马褂袋里。

滴嗒！

他自己带来的一粒次色的珠子忽然落到地上，一直向一个壁角滚过去。姜耕苏早已旋转头来，眼见一粒珠子在地板上滚着，正要俯身去拾，那位绅士忙招手叫唤他。

“喂，你过来。我此刻要去会赵局长，外面有汽车等着，一来一回至多半个钟头。停回儿我再来和你交易。你数一数。这里一共是八粒，还有一粒已经滚在壁角里。喏，你瞧见了罢？回头见。”

他说到末一句时，早已拿起了烟灰盆中的雪茄，旋转身子，向室外急走。姜耕苏仍呆木木地站着，举起一只手，好似要招呼那客人慢些走，但是他的嘴唇仿佛给什么封闭了一般，说不出话。

绅士衔着熄灭了的雪茄，刚才走出室门，猛见一个穿酱色皮袍戴黑皮帽子的大汉站在门口，像要拦住他的去路。绅士微微一震，嘴唇间的雪茄落地了。他并不拾烟，只抬头瞧瞧那大汉。这人只向他恶狠狠地瞅一眼，并不拦阻他。他才一溜烟地穿出南道。他到了楼梯头上，回头瞧一瞧，背后没有人追过来，他的心中才放下了一块石头，三脚两步地从梯子跑下去。



二、黑吃黑

绅士下了楼梯，放弃了摇摆的姿态，急步向那帐柜进行。他似乎还不放心，又偷偷地回头瞧一瞧。他不禁又暗暗地吃一惊。他看见那个戴皮帽的黑脸大汉正也从楼梯上急步走下来！

他有些慌，但仍加紧些步子，一直向大门走出去；出了门，又拼命地向人丛中乱蹿；直走到转弯角上，头也不回一回。他刚想转弯，猛觉得他的肩膀上有人拍一下。他回头瞧时，就是那个穿绛色袍子戴黑皮帽子的大汉。

大汉先开口。“朋友，你的汽车呢？大概还没有来罢！你何必这样子急？”

绅士不由不停了脚步，定定神，瞧着对方，问道：“你是谁？……什么事？”

大汉黑脸低声说：“朋友，你如果见机，还不如回到旅馆里去坐一下，大家谈几句。喂，现在就从这侧门里进去罢。”他说完了便拉着绅士的手，转弯向远东旅馆的侧门里进去。

那绅士似乎由于有碍体面，不便在路上抵抗，就跟着大汉，进了一间单独的小餐室。餐室中静寂没有人，进门时也没有人瞧见。大汉将餐室门推上了，自己先坐下来。

他说：“朋友，你的玩意儿此刻大概已经穿破了，当然马上会有人出来追你。不过人家既然看见你出了前门，想不到你再会在这里。这样比你在马路上走，不是更妥当些吗？”



绅士也照样坐下了，神情上有些慌张，可是并不太露骨。

他说：“什么意思？我不懂。”

“嘿嘿！脚碰脚，你还装腔？”大汉轻轻地冷笑一声又向绅士上下打量了一下。

“唔，你的模样儿着实不错，可是你的手法太不行了！”

绅士似乎耐不住，皱皱眉，又问：“喂，到底什么意思？怎么说这种不伦不类的话？”

大汉又冷笑道：“别假装痴呆哩。刚才的事，我都眼见。难道还要我自己动手，把你马褂袋里的那粒捞什子摸出来吗？”

绅士的态度虽还勉强镇定，一听这句，也禁不住愣一愣。他的右手在他的青色手葛袍子上抚摩着，他的锐目从眼镜后面向对方瞧一瞧，才开口反问。

“你是谁？”

“你听得过霍桑没有？”

“霍桑？”绅士又吓一跳。

大汉的头点一点，他的黑脸上又漏出一丝狞笑。

“你就是当侦探的霍桑？”绅士再问一句，他的眼珠在黑镜片后面转动，不过辨不出是惊惶还是诧异。

大汉摇一摇头，唇角上又露着微笑。“不是，我是霍桑的伙计。姓姜的带了大批珍珠到上海来，怕有人暗算，特地去请教霍桑保护。霍桑太忙了，才派我来。”

绅士作诧异声道：“唔，你在那里？我怎么没有看见你？”



大汉又看一看。“我在七十二号里。你不看见姓姜的房里有一方青色呢幕吗？幕后面有一扇门，可以通七十二号。我躲在幕后，自然瞧得你清清楚楚。嘿嘿嘿！”他的阔嘴又张一张。“朋友，你的手法实在太坏了。姓姜的当时所以没有看破你，大概是给你这模样儿吓倒的。喂，我看你还是新手罢？”

绅士勉强点点头。“是。我——我今天还是第一次，不料就碰见你。当时你为什么不提我？”

大汉道：“你太老实了。姓姜的自己既然没有觉察，我何必讨好他？我告诉你，他这个人也很小算，不漂亮。谁愿意给他办什么清公事？所以此刻我叫你到这里来，你也早该明白了。”

绅士沉默了一下，似乎已经领会对方的意思。他顿一顿，方才发问。

“那末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你说一句就行。”

“你要我把袋里的东西呕出来？”

“你放心。在外边走走的人总懂得有路大家走的那句老话。你既然费了一番心思，把东西弄到手，我要是一口吞没，那也说不过去。现在你分一半给我就算了。”

“分一半？哦，这怎么分得开？”

“笨家伙！那东西他不是说可以值一千五百吗？其实这里面难免有些虚头。我们姑且算它值一千，你就给我——”

绅士不等他说完，忙接着道：“给你五百吗？那不行！……哦，这样罢，还是我把东西给你，你给我五百也



好。”

大汉皱眉道：“我没有钱。况且你冒险弄到这东西，当然有出路，我可没处销货。”

“我没有现钱。”

“多少总有些，即使没有足数，不妨把你身边所有的钱先给我，余多的等你销掉了再给。”

“老实说，我身上一个钱都没有！”

大汉突地立起身来，把皮帽向额角上推一推，张着铜铃似的眼睛，呼喝着。

他道：“你真太不识相！难道要叫你老子动手？”

绅士的头低落了，似乎有些胆怯。他显然不愿意让这件事闹出来，发生其他的枝节。他顿一顿，便改变了口气。

他带笑道：“朋友，何必如此？我说的是真话。我身上当真没有一个钱。但是这里有一只表，也值得二三百块钱。”他从马褂袋中掏出了那只金表。“表是我借来的。现在权且在你这里押一押，等我销掉了再来向你赎取。好不好？”

大汉起初似乎还不愿，皱了一皱眉，才悻悻地答道：“那也只得通融一下了啊。”他将表接过了，很轻意地瞅一眼，顺手纳在怀中。他又道：“你就从这侧门里走罢。要赎取，明天为限，过时可对不起你，我要派用的。”

“好，我懂得！”绅士奉了命令，站起来走出餐室，悄悄地趋向侧门。他没有出这小餐室门的时候，曾回头瞧一瞧，看见大汉伸着一只手。

“别忘记，这个数目，少了别怪我！”



三、一本万利

大汉回进了七十二号室，先把房门合上了，又从罩青色呢幕的侧门里穿到七十一号里去。

姜耕苏拿了方才王绅士遗留的一粒珠子，正在放大镜下面仔细察验。他抬头看见那戴皮帽穿酱色袍子的高个子揭开了呢幕踱进来，便含着笑容低声招呼。

他说：“老二，我已经仔细验过。这一粒至少可值三百五六十块钱。他换了我们的五块钱成本的一粒去，正是偷鸡不着反蚀米了！”

大汉笑一笑。“这家伙瞎了眼，老虎头上拍苍蝇：不给他吃一些苦给谁吃？”他除下了皮帽，丢在铜床上，也坐到圆桌边。

“呵！你又怎样打发他的？”

“这厮吃不起惊吓，经我一吓，便将这东西呕了出来。”他摸出那只金表给姜耕苏瞧。“他说这捞什子可以值二三百块钱。你看值不值？”

姜耕苏摇摇头。“你上了他的当哩。”

“怎么？上当？我们不是白白得来的吗？上什么当？”

那叫做老二的有些诧异，一壁用手巾抹他的额角。

姜耕苏的薄薄的蜡色面皮牵一牵，说：“老二，我看你究竟还欠老练。”

“唔？什么意思？”

“他身上的那套袍褂，不是比这东西更值价吗？”



老二忽然伸出一只大手，拍着姜耕苏的瘦肩膀，答道：“小姜，你也太狠了！这本是意外的。我们的玩意儿本来不在这上面啊。嘿嘿嘿！”

“嘿嘿嘿……”

瘦子也用笑声答复他，可是笑得很勉强，原因是他的肩胛上受到的一拍有些吃不消。他开始用手抚摩他的肩。

大汉又言归正传地提出那还没解答的问句。

“喂，小姜，你估一估，这只表究竟值多少？”

“我看只值七八十一——至多百来块。”

“只值百来块？”

“不止，不止，这是一只打簧表。你们别瞧错啊！”

这是第三人的声音，沉着而严冷，从室门的方向送过来。

姜耕苏和老二抬头瞧时，看见七十一号的室门推开了，先前那个绅士模样自称王厅长的人已悄悄地回进来。

他先反身将门关上了，又下了插销，才回身向着两个人走近来。

两个伙伴都不提防，自然吃一惊。他们俩面面相觑地瞧那绅士摇摆地走过来，他们的身体像给椅子粘住了。

绅士从容不迫地说：“喂，你们惊慌吗？用不着！你们的话，我虽然都听得了，但是你我既然是同道，我也决不会坏你们的事。”

他说话时带着笑脸，这时已经缓缓地走近中央的那只圆桌。姜耕苏已把金表放在桌面上。绅士便伸手取了起来。

他笑着说：“这种打簧表要是损坏了，最不容易修，还是让我收拾好了罢。”



姜耕苏和大汉老二仍旧呆瞧着他，谁也不发话。他们都知道事情已经失了风，但是要想对策，不能不先审度一下情势。

绅士又说：“我的那粒珠子呢？你们也得还我的啊……喏，你们的一粒在这里，我也奉还了罢。”

他从马褂袋中取出那粒珠子来，但并不立即还给他们，却承在手掌中，发表他的赞叹。

“唉，真好！我真佩服你们；像这样的东西，莫说超过那些宝素珠，赛真珠，就是把真的放在一起，也断断瞧不出是假的！喂，这东西是你们自己造出来的？还是一——”

他说到这里，瞥见那两个伙伴交换了一个眼色。大汉的放在圆桌边上的手就不知不觉地握紧了拳头，似暗示将有什么举动。瘦子身上的那件灰呢袍子似乎太单薄了，像在打寒噤。绅士仍保持着镇静，并不畏惧。

他继续道：“你们怎么不开口？我听说这东西的成本一粒只须五块钱。是不是？唉！这样一本万利的勾当，那一个不想干？嘿嘿嘿！……喂，你们去年不是已经在这里做过一次生意吗？据外面传说，这东西样样都和真的一样，只是一经霉天便变色。故而你们此刻再来，实在有些冒险。我劝你们——”

“他妈的！”

老二开口了。接着的是一声“蓬”，那是他的拳头击着了桌面，他的身子也和格子分离了。瘦小蜡面的姜耕苏也挺身立起来，扳了面孔，厉声喝骂。

“好大胆的骗子！我们是诚实商人，有警察保护，不怕你撞骗！你将老光珠带来掉包，现在真赃还在你的手里，

